



# 不断上涨 的食品价格

食品涨价或许从此挥之不去

埃及首都开罗的消费者在面包店等待购买面包。

托马斯·赫尔布林、肖恩·洛奇

就全球而言，恶劣的气候已经导致作物产量的降低以及食品价格的攀升，同时加剧了通胀风险，并给最为脆弱的行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如同中国、阿根廷和东欧的旱灾所造成的恶果一样，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所遭受的洪灾也为食品成本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能源价格又一次呈现出上升趋势，这可能会对食品价格形成连锁反应。

鉴于食品价格上涨会对贫困、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对于进口国而言）产生影响，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奋力应对食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影响。此外，食品价格上涨或许也是造成中东和北非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

2010年上半年，国际食品价格大体上表现平稳，但在2010年下半年却突然上升，而且这一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2011年（见图1）。目前，IMF的食品价格指数（见专栏）接近上次在2008年6月所创下的峰值。

对所有消费者而言，食品价格的上涨无疑是个坏消息。而穷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普通消费者）受食品成本增加的打击更大，因为食品占他们总支出的份额要大得多（IMF，2011年）。与此同时，快速攀升的食品价格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决策者们带来了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重大挑战。

## 国际食品市场

粮食或许比其他任何产品都更为兼具象征和实际

价值。人们对食品安全、充足的国内产量以及农业领域的相对收入充满了忧虑，这意味着由于施行了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食品并非像制成品一样可随时进行交易。尽管存在这些贸易障碍，一些主要食品类别——尤其是主要的谷物和含油种子——仍可进行国际间的交易。我们在本文将集中探讨上述粮食产品的国际价格。由于许多食品并不能进行交易，因此，国际食品价格仅仅是国内食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因素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各国逐渐适应了相对较低的国际食品价格。那时，经通胀调整后的食品价格仍低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价格（见图2）。但自本世纪初以来，食品价格持续上升——除在2008年年末和2009年年初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下降——这意味着食品价格的上涨是一个趋势，而并非仅仅受到了临时性因素的影响。

## 昂贵的口味

或许对食品价格上涨趋势最为重要的解释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者正变得更为富有，因此也正逐渐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开始食用更多的高蛋白食品，如肉类、奶制品、食用油、水果、蔬菜以及海产品。这些产品比主要的谷类食品更具“收入弹性”。换言之，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对这些高蛋白食品的需求量更大，而谷类食物消费的增长速度会

较为缓慢，或者甚至出现下降。

这种趋势增加了对稀缺农业资源的需求——例如，可能会将更多的土地用于放牧牛群而非种植庄稼，与此同时，更多的农作物将用作动物饲料。鉴于这种变化，自本世纪初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主要农作物需求的增长占全球需求总增长的3/4。

## 食品和燃油

在过去的十年中，另外一个对粮食市场构成影响的因素是生物燃料的迅猛发展。高油价和政策扶持提高了对生物燃料的需求，生物燃料被用作交通运输燃油的补充，这在发达经济体及包括巴西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尤为突出。而这一需求又进而提升了对原料作物的需求。例如，2010年，生产玉米基乙醇消耗了全球15%的玉米作物。与生产生物燃料有关的其他种类的作物还包括甘蔗、棕榈仁和油菜籽。

除了这些间接的影响外，高油价也给粮食的生产成本带来直接影响，因为燃料（包括天然气）也是粮食生产所投入资源（如化肥）的生产原料。同时，在农业生产周期内的各个阶段，都要用到燃料——从播种到收获，再到销售。在一定程度上，食品价格取决于油价，而生物燃料或许强化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 收获农作物

在对许多作物和其他粮食品种的需求出现持续的结构性的增长的情况下，假如供应环节也有相应的结构性增长，那么，就中期来看，食品价格仅会保持稳定。尽管农场主们已对这种持续上升的需求所带来的机遇作出了反应，然而，他们的反应仍然太过缓慢。换言之，必须提高平均价格，以刺激供应的增长。生产率和耕种面积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理解这种缓慢反应十分关键。传统上，农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有助于降低食品价格。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的稻

米和小麦生产率增长（按每公顷的农作物产量计算）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已经有所下跌，而玉米和大豆的生产率增长大体上已停滞不前。在其他所有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率增长幅度越小就意味着价格越高。

在产量增长较少的情况下，要获得更多的产量就必须使用更多的土地。但是，要增加土地面积，使之用于生产更多的某一作物，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往往反映在更高的作物价格上。更高的成本源自两个主要的因素。

首先，农作物争抢耕地。能够种植作物的耕地有地理的局限性，一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增加常常意味着另一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减少。农场主依据作物的相对价格决定种植何种作物。其次，由于在同一时间内对多种作物的需求出现了持续性的增长，总的耕种面积也必须同时增加。为了鼓励农场主扩大耕种和收获的面积，尤其为了鼓励他们开垦较为低产的边际用地，必须提高作物的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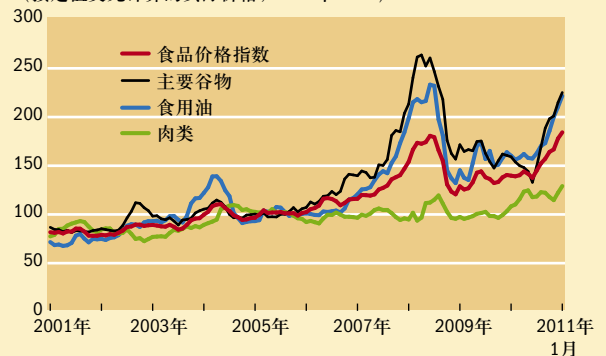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考虑，最近所出现的产量增长幅度的下降令人忧虑。这就意味着，食品需求的持续

图1

### 膳食指数

食品价格于2010年出现大幅飙升且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按定值美元计算的实际价格，2005年=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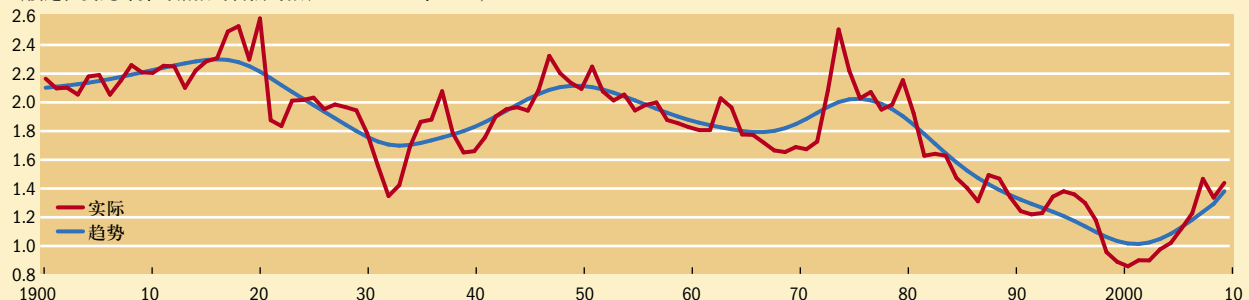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商品价格系统数据库。

图2

### 食品价格上涨

食品的实际价格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依然处于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

（按定值美元计算的指数的自然对数，1977—1979年=100）



资料来源：葛莱里和杨（1988年）；普发芬德勒等（2007年）；IMF，商品价格系统数据库。

## 跟踪食品价格

IMF的食品价格指数跟踪22种国际贸易中最为常见的农业食品类别的价格。

这些食品类别包括主要谷类（小麦、稻米和玉米）；含油种子（大豆）；食用油（棕榈油）；基本肉类（牛胴体）；一些基本的海产品类别（鱼粉）；一些热带水果（香蕉）以及蔗糖。

该指数创建的初衷是为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提供对食品市场发展和前景的评估。它所跟踪的商品均为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最大的商品，而且这些份额决定了每种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这些类别的商品一般都有国际参考价格——例如，在墨西哥湾港口的美国玉米的出口价格。

增长将要求进一步扩大耕种面积。但是，无论是因为旱区内缺少灌溉、基础设施较差，还是仅仅因为土壤不那么肥沃，部分新增耕地的产量将会低于现有耕地的产量。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肥沃的土地被用于非农业目的。而且，土壤退化和气候改变也限制了产量的增长。

在一个需求增长十分迅速的经济体中，较低的产量增长率以及可用土地的有限性会导致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例如，在中国，对动物饲料需求的不断上升已经将该国变成了玉米和大豆的净进口国。因为国际食品市场依然相对较小，即全球粮食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出口，大部分产出都被国内消耗掉，因此，这些局面会对世界食品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 应对产量缩减

国际食品市场持续的结构性的改变显然是食品价格增长趋势的推动因素之一。但是，趋势性的东西通常不会导致价格的突然变动。为了切实理解最近所出现的价格飙升，我们必须关注其他的因素。实际上，自2010年中期以来所出现的食品价格飙升的催化剂是一系列与天气有关的食物供应恐慌。现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已是广为人知了。

首先，干旱和森林火灾造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产量下降。因此，据目前估计，当前这个农事年的全球小麦产量下降了5%（见图3）。之后，炎热而潮湿的夏季导致美国的玉米产量低得出乎意料。最后，自2010年秋季开始，过去50年中最为强烈的拉尼娜气候现象出现，并对亚洲地区包括稻米在内的农作物产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对亚洲农作物产量所造成的破坏不仅仅造成国际食品价格的上扬，而且还影响了当地的食品市场，主要是给当地的水果和蔬菜生产带来了负面影响。

全球食品价格对供应短缺的反应不仅仅取决于短缺的多寡，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其中一个起推波

助澜作用的因素就是，在面临产量不足时，俄罗斯和乌克兰下令限制粮食出口。这种做法使得其国内的食品价格处于稳定的较低水平，而全球食品价格却涨得更高。在过去的粮食商品价格急剧上涨时期，其中包括1973—1974年及2006—2008年的食品价格飙升（马丁和安德森，2011年）时期，也可以观察到这种为应对供应恐慌而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模式。

## 囤积粮食

食品价格也受到囤积水平的影响。许多主要的粮食商品——而非易腐食品——是可以储存的，并且当出现收成减少时，存货可以增加供应量。相对于消费量的储存量（即所谓的存量与用量之间的比值）越低，存货商就越不情愿拿出他们的部分存货，无论开出的价格有多高，因为他们认为需要保留部分存货以备将来的食品短缺。因此，随着存量与用量的比值下降，供应恐慌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在上升。

最近所出现的供应短缺对价格产生了影响，较低的存量与用量比值对这一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食品价格波动中的一次上涨。在过去的十年中，相对于消费量的存储水平大幅下降。在2008年那次食品价格出现峰值的时期，存储量达到了较低的水平，与1973—1974年间的商品和食品价格飙升时期相仿（见图4）。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年初的丰收仅仅使存储量得到了稍许的补充。因此，当2010年中期开始出现供应恐慌时，食品市场依旧非常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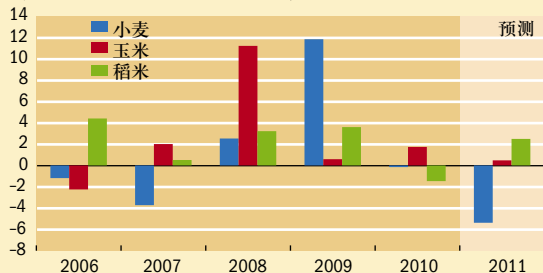
供应恐慌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短期的。随着气候开始趋于正常，食品生产通常会恢复正常。实际上，每次出现产量不足和大的食品价格峰值现象之后，通常会有一段时间较长的价格相对稳定期（迪顿和拉罗克于1992年着重指出了这一规律）。假如没有进一步的气候因素干扰，随着今年晚些时候北半球新一轮种植季节的到来，最近的食品价格上涨趋势有望得到缓解。但是，这一上涨趋势不会很快逆转，因

图3

### 伤心的面包

2010年全球范围的恶劣气候给谷物收成带来重大打击。

（全球总产量的年度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为，对于主要粮食商品的结构性增长所作出的供应调整将会花些时间。

## 影响

截至2011年年初，国际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导致许多经济体内部出现了食品价格上涨和受到广泛关注的消费物价上涨。这些直接的影响被称为是“第一回合”，这也是价格正常的传导效应的一部分。同2007—2008年期间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影响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更为显著，这是由于这些经济体的消费者菜篮子中食品项目支出所占的份额比发达经济体的更大（IMF，2008年）。

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家庭在食品上的支出比例较高。与此类似，在贫穷国家，食品的实际成本在食品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富裕国家。这是因为，在富裕国家，劳动力成本、运输、市场营销以及包装都会带来食品的增值，而这种增值并不增加食品本身的价值。

但是，假如国际食品价格一旦稳定下来，第一回合的影响便会退去。除非出现潜在通胀或核心通胀，经济学家称之为间接或“第二回合”的影响，如果食品价格的增长影响到了对未来通胀的预期，“第二回合”的影响便会出现。如果人们预期食品价格持续走高，那么他们便开始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这势必导致更为严重的核心通胀。

过去20年的经验显示，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发生由食品价格上涨到核心通胀的传导效应的风险较低，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风险十分巨大。

出现这种差异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IMF，2008年）。首先，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由于食品支出所占比例要大得多，食品原料在食品成本中所占比例也更大，因此，食品价格上升更有可能影响通胀预期，从而引发工资上涨的需求。其

次，尽管近期出现了一些改善，但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公信力依然较低，这意味着，虽然中央银行为了应对已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但是，经济参与者对于这些措施的信心度较低，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调整其中期通胀预期。

IMF始终建议，各个国家应该努力适应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所造成的第一回合的直接影响。同时，必须做好准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出现第二回合的影响。而且，在采取这些政策的同时必须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强化社会安全网，防止穷人因食品开支上涨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 食品涨价——从此挥之不去？

全球或许需要适应更高的食品价格。最近所出现的价格上涨大部分是与临时性因素有关，如气候。然而，食品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改变，这一改变不会逆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在之前数十年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食品价格上涨有望促进供应的增长，从而缓解食品市场的压力。但是，这将需要时间，而这一时间是以年而非月为单位计算的。同时，全球也可能将会面临投入要素的日益短缺问题，这些投入要素对于食品生产而言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土地、水和能源。改进技术和提高产量增长将会弥补这种短缺。

与此同时，由于与以往相比，食品价格出现增长和波动的双重特点，所以决策者们——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决策者们——将可能不得不再继续面对食品价格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托马斯·赫尔布林（Thomas Helbling）是IMF研究部的顾问；肖恩·洛奇（Shaun Roache）是该部的经济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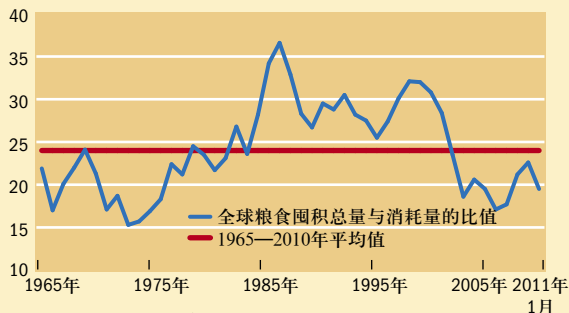
### 参考文献：

- Deaton, Angus, and Guy Laroque, 1992, "On the Behavior of Commodity Pric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9, No. 1, pp. 1-23.
- Grilli, Enzo, and Maw Cheng Yang, 1988, "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Manufactured Goods Prices, and the Terms of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the Long Run Show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2, No. 1, pp. 1-47.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3, "Is Inflation Back? Commodity Prices and Inflation" (Washington, October).
- ,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April).
- Martin, Will, and Kym Anderson, 2011,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Price Insulation During Commodity Price Booms"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UC Berkeley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Revisited, Berkeley, October 1-2, 2010.
- Pfaffenzeller, Stephan, Paul Newbold, and Anthony Rayner, 2007, "A Short Note on Updating the Grilli and Yang Commodity Price Index,"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21, No. 1, pp. 151-63.

图4

### 囤积粮食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谷物囤积总量一直低于平均水平。  
(全球年终粮食囤积量与全球粮食消耗量的比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